



梅子黄时

□王永威

米粒仍在，我反倒不好意思动手了。

茶香未散，炊烟又绕上来。民宿东头的泥灶前，二婶正弯腰搅甜酒，银镢子顺着手腕在蒸汽中若隐若现，像一弯被蒸汽反复托起又放下的月亮，在旧时光里沉浮明灭。她撩起额前汗湿的碎发，抬头唤了声“小先生——”那拖得老长的尾音，是她三十多年来一直未变的称呼，瞬间把那个穿时兴的确良衬衫的青年教师又唤回来了。那时她送我去乡里坐车，那件簇新的衬衫还没穿旧，她的镢子就在我眼前晃荡。

“来，尝尝。”二婶把木勺递到我嘴边，勺底沉着一个小团甜酒，米粒晶莹如珠。舌尖刚碰，甜里带酸的暖意便化开来，像极了那年我发高烧，她背着我走三里夜路去村卫生所，回来用冷却后的甜酒给我擦额头，凉丝丝的甜意顺着眉心渗进梦里。

暮色漫上来，二婶把满满的一罐温热的甜酒塞进我怀里，像塞给我一块刚蒸好的暖阳。我抱着甜酒罐子，沿着被鞋底磨亮的石板路慢慢往回走，脚步像被旧时光黏住。刚拐过那丛竹林，身后忽然漾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尽管轻轻的，但快得却像檐角急落的雨珠，一下下追着石板路过来。二婶提着一个竹小筐赶到跟前，气息还带着小跑的微喘：“这是新做的蜜饯梅子！去年你牙酸，不敢多吃，今年我做蜜饯的时候特地多加了一调羹蜂蜜，你试试。”

我抱着罐子继续走，暮色像温热的酒浆一层层浇下来，把竹林、石板、远处的瓦檐，连同空气里若有若无的梅子香，都浸得软绵。脚步不由得慢下去，仿佛要等身后的影

子先赶上来。

夜色深浓，我舀一碗甜酒坐在檐下。酒面浮着碎星，喝一口，二伯的炒米香、二婶的银镢光、坡上未摘的梅子，全在喉头温湿地化开。

后山竹林里的蝉鸣忽然拔高，一声接一声，应和着风声竹影，将这山间的静谧与温情，织得更加绵长深邃。此刻我才真切地感到，在故乡，一草一木皆含情，连风都是旧相识。

风掠过耳廓，带着酒气和梅子香，像要把人轻轻托起来。我忽然明白，所谓归途，不过是把一路风尘，都酿成此刻碗底的温柔。原来人间至味并非珍馐，是梅子黄时有人记得你牙齿怕酸，是远行归来灶膛里恒久不熄的童年暖意。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博物馆)

咏兰(组诗)

□黄海子

咏兰

特别喜爱飘逸的兰叶上
那几粒细小的尘埃
宛如空旷大地上几星烟火

花开，穿透俗世的香
将一方幽暗，轻柔地点亮
仿佛，深暗寂夜里的灯盏

是谁说，你的宿命就是
——一些阳光，你终身不得
某些维度
你几世皆不得企及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幽谷，溪流以及
寂寥的月，空荡荡的风
只是一种抉择的归宿
但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宿命

那幽谷，那湿而散的泥土
那萦绕不散的清凉与雾霭
以及那些无法享受的阳光、地域
皆不能使你黯然神伤

——这一切
反倒是渴望，是修行
是一种信仰淬炼的清洁
是一场奔赴
是生命沉淀后极致的光芒内敛

幽谷有兰

山谷的风缓缓吹来
有幽香如古时君子的衣袂
拂过细长的兰叶

尘嚣已远
心境如幽谷的清凉
哦，石壁当然是清凉的
特别是有兰的峭壁

月光漫来时
我们默坐于谷中的角落
听风中的低语
看叶间的流光，以及
那幽香中经久不散的清韵

数不清的露珠
从尘土中挣脱出来
凝结在发梢
我们各自安居于自己的性情中
什么也不问、不说
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

跋涉很多谷，终究让自己归于平静
兰香依旧，慢慢地
忘记自己也是其中一苗
便不再探究月光为何来

阳台上的兰

谁都免不了俗
就像我把山中的幽兰带到阳台
常常会哼起那首歌谣
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

江风吹过
星子点缀在深空
兰叶在风里斑斓了光
我想：远处见我的
会把我做了一苗独特的兰

因为这一幢楼
是一枝硕大的花箭
花开时
那些闪烁的星、灯光
以及，城市里的一切
皆是入世的兰香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协副主席)

山那边 路那头

□夏虹

夏日的阳光穿透漂浮的薄云，洒向茫茫大山。巫溪—云阳—开州高速公路以笔直的姿态，自西向东横贯巫溪境内，凿穿绵亘群山的阻隔，于莽莽苍翠间，搭起通往山外的通途。山脚下，巫溪境内红池坝收费站前，花布衫、蓝衣裳、白衬衣……各行各业、十里八乡的人们聚集于此翘首以盼。巫溪开高速的根须已经稳稳扎根在大山深处，这个火热的七月，它将开启与生俱来的使命，改变这里数十万人的出行方式。

“老张，看高速公路通车去！”半山腰上的村落里，热闹得像接新媳妇儿，乡亲们相互吆喝着。

小村落被大山环抱，老张站在院坝边，望着对面半山腰上横贯而过的高速路，绵长的身躯，从一座山脊里面钻出来，站立在沟壑之上，又钻进另一座山脊。密集的桥梁和隧洞，把高耸的山峰和深陷的沟壑串成珠链，把翻山越岭才能相见的思念变成弹指即到的团圆。

“你们先去，我女儿要走高速回来，接我过去。”老张扯着嗓子，半面山都能听见。住在远方城市的女儿一大早打来电话，要走高速回来接他去城里的家。

顺着山势，一条省级公路盘旋而上。从前的岁月里，那是进出县里唯一的通道。车在峰峦间起伏挣扎，好不容易攀上峰顶，另一座山峦又跳出来横亘于前。山里人便在这层峦叠嶂的迷宫中迷失了方位，山路颠簸的眩晕将乘车变为难受的体验。

“爸，我长大了要走出大山，去走笔直的公路！”老张的女儿从小受不住山路颠簸，中巴车上的眩晕让她不止一次这样愤愤地说道。

那年盛夏，女儿的中考成绩，如这骄阳般闪耀。堂屋里整整一面墙的奖状，是女儿梦想路上坚实的脚步。那天，夕阳染红了天空，一辆小轿车顺着盘山公路风尘仆仆来到老张家前，老师把千里之外重点高中的通知书递给女儿，上车时回头说道：“女娃子，走出去，莫回头，这山路弯弯，难行得很啊！”

门前这条盘山公路，向左，翻山越岭两小时车程后可到县城，那里有县里最好的学校；向右，翻越大半个巫溪，再经过一个同为山区的县，距家大半天车程的陌生城市里，有那所重点学府。老张坐在院坝边斜放着的背篓上，低头戳着粘在鞋底的泥土，老师

的话还在耳边回响。

“走出去了，她注定就不会再回这大山咯！”老张喃喃自语，舍不得女儿远走。

天色渐暗，大山已在夜幕中成了墨黛色，望不到尽头。这一刻，老张坚定朝远方望去——他要送女儿去一个无须翻越千山万壑的地方，见过世面，才有更多道路可走。

路途遥远，启程那日，外面还不见一丝晨光。父女俩将行李缚在摩托上，乘着清冽山风出发。山路上的摩托车更颠簸，却是防治晕车最有效的办法。老张疼惜女儿，他要骑车到最远的地方，转过九曲十八弯，翻过一座山，穿过一片林，把大块的庄稼地甩在身后，再顺着河岸往前走，东方升起的太阳晃得老张睁不开眼的时候，才到了邻县镇上。坐上大巴，车行不远，女儿便紧闭双眼，脸色惨白。老张恳求司机开慢些，然而山路蜿蜒，再慢也抚不平胃里的翻江倒海。一路眩晕抵达县城车站，再次换乘，奔赴那所学府。

安顿好女儿，老张将叮咛了无数次的話又絮絮说了一遍，便匆匆往家赶。搭乘末班车回到邻县小镇时，一钩冷月已悬挂在深邃的苍穹。骑上摩托车，晚风裹着白昼的余温掠过他疲惫的身体，黝黑的山影一路后退，车的灯光在大山无边的暗里明明灭灭，孤独刺穿重沉的夜，不知女儿能否在城市的岔路口分辨出方向。

自那个夏天起，九曲山道上，初春、夏始、秋至、冬末之时，都有老张载着女儿的身影，呼呼的风把他们的話带到了路边的树和花、山和水……高中至大学，轮痕深深，碾过时光。

女儿也终于在远方城市有了家。两个家之间，牵着千里之遥的思念，阻隔着茫茫大山，一年难得一见面。

“爸——”女儿响亮的呼唤，从电话那头到响在耳边，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今日，他们要沿这条新的高速公路，去采撷松涛与云影酿成的清气，去探察莽莽群峰未曾展露的容颜。

阻隔世代的群山，终被坦途驯服，家与远方终于一线贯通。路所到之处，山便不再是阻隔，而是家园稳稳的依靠；世代深埋于山石松柏间的梦，终于挣脱了所有曲折与晕眩，跟着滚滚车轮，向着广阔的世界，平稳而笔直驶去！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初见清栖谷

(组诗)

□海清涓

初见清栖谷

小暑，到清栖谷
扔下一片海，约一串葡萄
回一趟东汉

不从贵妃做到皇后
只做公主
着蓝雪花似的汉服
名正言顺，做一回刘家公主

不读《汉书》
不写乐府诗和汉赋
只求药方，大大方向张长沙
求一张明目的药方

夜过九龙桥

大溪河，静静流淌
九龙坡与九龙桥
坡是坡，桥是桥，各有各的天
长地久

忆十年前，一条迷你
清新蓝，远离桥面
叹十年后，一袭拖地
牡丹粉，轻偎桥墩

月光本无过去式
时间从不说谎
九龙桥一如既往深沉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副主席)

